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九十二

藝文志

疏

明

述移宮始末疏　楊漣

兵科都給事中臣楊漣謹奏為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

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閧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漫成他時之實録是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職偶以侍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

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閒亦於選侍鍾情而
畢竟再四丁寧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
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
諸臣相顧錯愕職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
且名對外臣内廷更宜何如嚴肅况先帝動念壽宮君
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於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
非知有顧惜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
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職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端

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職從諸臣甫至宫門而龍馭上賔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几前殊於諸臣戀戀今兹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主君為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乾清宫内使乃有持梃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職冒死忽詈謂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宫人閉宫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

卯刻入宫之光景也諸臣扳望遺弓呼號畢恭請見皇
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
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
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
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祝告未行傳諭從
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猶以本日不登極為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
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為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

當時臣實妄言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宫有謂即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職思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為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沖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强之就而亦

不可得乃聖駕果徑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已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既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職是以有正名位糸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速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為選侍

自處計亦不可不謂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蠹得挾舊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沖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乘乾伊始遲回於託處之安是尚成其為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職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職隨向諸大臣謂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當密有調

停即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殲厥渠魁無過深求株引
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大抵皇上沖齡方其宸居
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為重則平時之寵愛為輕及其
宸居已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
令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職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
嗟夫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
子尋常事職又不過從旁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
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移宮之欲速臣等一時之過計私憂止見皇上之當尊
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宮嬪之有可狥亦絕不見移宮
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選侍徒
跣踉蹌絕食自裁並捏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
處罪璫過甚甚至有謂内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
憂時之士誤取為一時感慨嘆惜之資而傅影傳聲之
餘或伏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
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宮之

爭事在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自臣心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爾究問創懲此亦清釐破叢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為選侍惜者職謂寧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兠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為愉快也與哉況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𡃤鸞宫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欷歔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宫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泰轉之會倘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之言更於皇四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

勤名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是葢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崇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

慎操威福疏　　楊漣

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

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為喜怒也況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自為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兹先是滿朝大小臣工交章請劍皇上不即震怒貸以不死且為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為之殺屯郎萬燝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閽以求聖心轉悟伏念齧馬投鼠事不可磯隱忍

包含俟其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稍斂戢閣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腸滌胃嘉與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列勒令回籍矣併降申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申救科臣許譽卿矣數日之間內降斜封層見疊出問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

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為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為喜怒忠賢又不自為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為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陟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暗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為之激怒曰某某將不

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認以為真遂寶其言以為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為善但與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為惡但與我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逐之暮取一人焉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恩怨不顧損皇上之盛名祇知恣一已之兇横不顧剝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

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夫世廟躬攬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終世廟之朝絕無内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皇上以嗜殺為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非忠賢

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挑激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為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轍葢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即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輩其所口銜者何嘗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英宗武宗令名者即此三逆豎也

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後世公論何如也當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為黨其後攻王錫爵申時行者亦指為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冊立為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即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為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

何負於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朱熹有言宰相當以分别賢否忠奸為已任合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權相耳彼其噓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為怪物曾無蚍蜉蟻子之援可用立於

根本之地未啟口而先陷胷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横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為尹旻攀龍幸不為王越大中等幸不為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文毅外劉翊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翊非其人也猶能為此言由今觀之翊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敢言禮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

言將忠諫謂之瀆擾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疊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為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票擬還內閣以黜陟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貸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倚冰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

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漣

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内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内廷祗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内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攺雖驕横恣縱如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

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刼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並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欵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

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命改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盡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權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閙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彊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憾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

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讐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㴶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㸃出驟加

一品以歸是正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詞以錮其出豈正欲門生宰相予安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

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横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

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關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

孤危戚切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讐王安而實敢讐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内臣誰復肯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内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

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憾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

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揺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為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

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昧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宫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

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
鍛鍊竟命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
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
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
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
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
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
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

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讐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横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廠訪緝何事而行藏詭秘如韓

宗功者多往來忠賢司房之家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郿塢深藏矣不知九門内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憾者王者守在四方祖制不蓄内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潅創立内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剌客東南西北之人寄居内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

命曹吉祥弟姪傾結將官忠賢葢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憾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

馬大内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
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
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
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
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若果有此事奈何養虎兕於
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
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内廷之發其

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茍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墻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面背怱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田衰故掖庭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

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旨意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

天曰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恣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為早治職不知皇上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為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

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麽小竪令內外大小俱坐鍼氊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曽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葢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營解即不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筴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侍内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欵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

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幷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傅應星陳君恭傅繼教並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内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悮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

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
且不憾惟皇上鑒職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請誅魏黨許顯純等七錦衣疏　李若愚

為罪狀久明而罪律未協故國法屈而不伸殺運已過
而殺機尚留故戾氣鬱而弗宣伏望皇上大奮乾綱以
答天意以謝忠魂事臣刑官也在刑言刑竊以法者天
下之平也八辟八議五禁五戒實昉於虞周易之噬嗑
先王以明罰勅法法者人主所受於天雖天子不得以

意出入也臣嘗為理官六年矣每斷死獄輙撫案流涕筆欲下而止者三今亦何忍以過求於人然法之所在聽者不得蔽也今日之刑孰有大於許顯純等一案而自冬洎夏何久不決也夫寇賊姦宄四者諸犯備有之五辭之未陳歟五聽之未麗歟五疑之未釋歟五疵之未捐歟悲夫悲夫逆璫之睥睨神器也路人知之羽翼成矣盜帑藏擅封爵皆其小者也初發難實自楊漣二十四罪疏始崔呈秀一輩奸黨為之謀主勸其以威刼

士大夫而箝其口封豕長蛇布滿朝市羅鉗吉網捜及山林而許顯純田爾耕張體乾崔應元高守謙孫雲鶴楊寰諸劊子手鼓屠刀而進一落其手立見頭足異處肢體寸解除炮烙鋸剉外楊漣左光斗等以割舌鑿齒死魏大中繆昌期周宗建周朝瑞以拔肋刳脇死黄尊素李應昇袁化中顧大章王之寀等以剔腸潰尻死諸如此刑具臣不知出自何例造自何代見者腐心聞者酸骨至今念之猶令人泣盡而繼以血也皇上在潛邸

或亦聞其一二矣臣讀史周興來俊臣輩殺人如草菅
李林甫起大獄誣陷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
之今日之事將無同與而何不亦令若輩入甕中也嗟
乎諸臣不死後世必謂某年某時大璫謀逆朝士無一
死節者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報安在漣等因死而傳其
名者忠賢為之也然忠賢止自領其大逆無道律漣等
之死忠賢為主使人而顯純等實為下手人重僇主使
而寛假下手誰氏例也謹按大明律一欵一人殺三命

者凌剮不待時今許顯純一手殺忠義士十五人矣如殺楊漣左光斗周起元王之寀四大臣比殺常人更加一等而高攀龍以逮死趙南星以戍死蘇繼歐以縊死劉鐸以西市死吳裕中萬燝以杖死又不與焉臣意此諸凶者既下法司當照殺三命以上例凌剮立刻寸磔於市以謝天下猶恨其晚止若含糊奏報以圖結局臣恐梧丘有夜哭之鬼也前番擬許顯純決不待時舉朝閧然正謂其與律不協也昨河南司會審止許顯純擬

決猶然前案未改也如明旨何其可償諸忠臣命乎若張體乾殺劉鐸一事斬於西市者六人則體乾亦自應與許顯純等同科他尚有優游原籍久不解究者更可異也殺人如此而猶聽其失出人之稱斯辟也者其謂之何又奚惑乎蘊隆蟲蟲而沴鬱不散也漢臣有言烹弘羊天乃雨若朝磔顯純輩而甘霖不夕沛者請治臣罪以謝蒼生臣竊見皇上憂勞百姓勤勤懇懇所以為閭閻請命甚切而天澤不霈天意不應舉國疑之僉以

為其咎在此故敢據職掌極切言之又知諸權奸之將剸刃於臣腹矣臣為法司義當死官何疑何懼抑臣猶有憂也聞諸道路諸逆黨實繁有徒即金吾一堂半屬魏忠賢家僕迄今虎而冠者尚不下十百輩也可不為寒心乎嗟乎得臣猶在憂猶未歇蕭墻肘腋閒皇上未見其形須察其影臣言及此五内如裂矣所謂殺運已過而殺機尚留者或亦有不能盡載於書者歟臣恐諸大臣之未得安枕臥也易之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君

子以思患預防之說在張柬之之誅亂可鑒也敢為諸大臣一誦之易之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君子以申命行事其說在晉文公之返國可鑒也敢為我皇上一誦之

請補楚中三忠貞謚典疏　李若愚

為易名一代大典褒德千秋威事謹據會典特舉幽貞事臣竊惟世運剝復全繫人心人心邪正祇賴名教人心者匡復宇宙之具謚法者春秋義也大夫没則請所

以易其名者其制昉於周公而定於沈約杜預蘇洵諸名臣或以全德名或以一事名貞禍悳謬正不妨襃刺並見夫法有賞罰一時之榮辱也謚有貞醜萬世之榮辱也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我國家鄭重其議五年一舉行綦嚴矣然議者多拘攣守文不從名教起念高賢湮没不傳者比比而是往徐師魯建議止覈人品高下不拘官品泉壤始稍稍生色矣大明會典一欵實云官品未高勤事死義例得特謚臣考本朝以

四品謚者魯文恪是也以知縣謚者鄧文簡是也鍾同以御史贈大理丞謚矣楊繼盛以員外贈太常卿謚矣何遵以主事贈尚寶卿謚矣陳選以布政贈光禄卿謚矣沈鍊以經歷贈光禄少卿謚矣近議鄒智以州吏目補謚矣楊源以五官監補謚矣何得以官品高下而廢勸懲大典也近奉明旨咨訪謚冊發單會議臣楚人也例得言其鄉先正頃如楊漣首發逆謀精忠大節已蒙皇上鑒録先是給事中李沂抗疏擊大璫杖闕下給事

中孟養浩抗疏請冊立杖闕下一段義烈俱載萬歷實錄中秉禮諸臣能任之惟據臣所耳而目之可表可傳者楚有三大賢公論久定祗以官爵未顯議者闕焉臣敢擴赤以聞故户部員外郎漢川張緒清操苦節胡咸劉涣一流人而風節不減薛仁輔惠政不減陸九淵緒夙與張居正友及柄政不少遜始終以忠告相匡其力拒故人巡撫一語至今在海内名人口居然孫覺錢顗矣林居二十年孜孜以講明正學成就人才為急遠近

謂程明道再見晩節上疏乞代師李材死中外義之跡其一二正足廉頑立懦史臣焦竑傳之以告四方而幽芳徒抱嘉名未錫識者恨之故崑山縣知縣黄岡樊玉衡為諸生便有徐穉非力不食梁鴻不肯因人熱風節起家兩劇邑家無石儲身無完衣苦節孤詣一肖其師張緒九年滿以吏禮兵啟事皆不報父病乞身歸竟以孝死學臣董其昌表曰孝介先生銓臣王士騏誌其墓禮臣郭正域紀其傳至今兩邑尸祝之種種芳猷鄉志

完陳瑩中不是過也公議已僉同矣而以官卑不為請
不有知縣鄧文簡例㷀故長興縣知縣贈太僕少卿黄
梅石有恒清操卓識有膽有骨為令發奸擿伏湶身礪
節治平為兩浙最壬戌偵知葉朗生謀逆聞於撫臣得
先發一日擒其魁請於朝立磔之不爾則吳越半壁皆
震矣逆黨乘元旦拜萬壽禮突執有恒以報前憤欲因
而起兵且逼奪其城印有恒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
殺即殺耳朝廷倉庫城池不是我買命物也遂遇害中

外咸謂張巡許遠後身今世何得有此社稷臣蒙上贈
且卹矣而易名大典方在會議臣有恒友也應為之請
自反此心可對君父臣不愧矣皇上若以臣為讋言請
徵諸左驗張緒仕留都日久大節清風今留都人仕中
朝者余大成方孔炤等可訪而証也樊王衡歷中州三
吳治蹟最著今三吳中州京朝官多矣劉可法顧錫疇
等可訪而証也石有恒死節始末大司馬王洽撫浙時
嘗列其狀以聞現在朝端可訪而証也其可令此三臣

者姓氏不一耀於春秋也哉伏望皇上下該部一照會
典從公咨議簪筆之臣速定所以易其名者勿以官階
不高而格之世教人心所補裨大矣

請復建文廟謚併録諸死節臣疏　李若愚

為補曠世之逸典以慰高皇帝在天之靈事昔周孝王
之承統也以叔而繼其姪也漢宣帝之承統也以孫而
禰其祖也若一切取忌諱勿動為大而已昭帝不乃戾
太子仇歟而宣帝帝之者何居此固帝大公無私之舉

動也高皇帝洪武四年立歴代帝王廟擇歴代名臣三十五人從祀異代之主且祀之天潢嫡子不忍獨斬其血食可知也矣異代之臣且祀之本朝名臣不忍久湮其忠節可知也矣臣竊謂建文年號必不可不復也當議也建文廟謚必不可不補也當議也遜國諸死節臣必不可不録也當議也然非遇我皇上至仁至孝度越今古臣亦不敢議也建文在位四年敬天愛民崇儒納諫無一失德事祇因誤用漢削七國計以及於難悲夫

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文皇帝既定鼎問朝臣葬建文禮學士王景言宜用天子禮文皇帝特從其議葢長陵碑文猶書其没曰崩稱建文云今夫建文於高皇帝則懿孫也於仁宗則從兄也於宣宗則叔父也於列宗曁皇上皆族祖也比異代主親疎懸矣若之何併其年號削之也往者神廟俞修建文實録詔復其年號併祀遜國諸臣一時忠臣義士莫不舉手加額至今闕下久不行何也高皇帝在天之靈恫乎有餘愴矣不寧唯是廟謚

亦當議焉不有周懿王漢昭帝例在歟令大內即不便設廟宜於留都太廟寢殿後别建一廟如祧廟制世供其祀不亦情禮兩安歟伏惟皇上力主其栽頒告天下使後世知皇上尊祖敬宗之意史冊且傳為絶代佳事臣為諸生時每讀遜國死節諸臣狀喟然嘆曰高皇帝數十年造士作人培此一段忠義為後來用何其盛也永樂元年陳瑛請治諸臣罪文皇帝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勿問上又語楊榮曰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則諸

臣精忠已久在文皇帝鑒宥中矣弘治時給事吳世忠
請祠方孝孺諸臣事雖未行朝議韙之嘉靖中科臣楊
僎復以為言上特下禮部議幾奉行矣夏言阻之議遂
中格臣甞私輯闡幽錄一書請為皇上縷列其名文臣
則方孝孺齊泰鐵鉉陳迪暴昭黄觀卓敬練子寧王叔
英王良周是修黄鉞楊福龔泰曾鳳韶程本立姚善陳
彦回劉璟顔伯瑋胡先晏璧顔玨顔有為鄭恕儲福黄
子澄張昺湯宗葛誠佘逢辰張紞侯太毛太盧迴郭任

黃魁陳植徐垕胡子昭景清茅大芳陳性善胡閏盧原
質廖昇鄒瑾劉端王高戴德彝彭與明程濟陳繼之韓
永董鏞葉希賢魏冕王度甘霖髙翔王彬韓郁髙巍鄭
公智錢芹巨敬黃彥清王艮宋徵劉伯完鄭居貞鄭叔
貞胡子義林嘉猷王璡葉仲惠黃希范孫鎮程通蔡運
劉亨衛健陳思賢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
呂賢王省王貞唐子清鄭華周縉黃謙盧振斗景元周
璿謝景朱寧龔翊劉政髙賢寧梁田玉梁良玉何申宋

和郭節梁良用梁中節何洲郭良王紳王稌唐愚士魏澤王賔韓奕俞貞木史侍書俱有爵里事跡載在史乘可考也又有松江同知雪菴和尚河西傭磨鏡者老補鍋馮翁東湖樵夫諸君子史祇載其不屈遁跡梗概併姓名不傳矣又豈非千古一沉痛歟武臣除徐輝祖已世受國恩外則廖鏞謝貴彭二馬宣朱鑑卜萬瞿能宋忠余瑱彭聚孫泰莊得陳質楚智孫岳張皂旗剛宋瑄張倫魯瀞楊本王資趙諒倪諒周珙元梅殷耿瓛耿瓛

亦俱有爵里事跡載在史乘可考也餘發蒙振落不足
齒矣考其年諸將死節者視方鐵輩稍稍遜焉豈武人
不讀聖賢書忠義血性獨少歟抑天固嗇之歟臣不敢
知然以臣所聞一百四十八人忠肝義膽縱塗膏釁莽
隕身鼎鑊猶堪與日月爭光奈何聖明之世令其與草
木同腐朽也如高皇帝造士意何又何以教天下忠也
望皇上下禮官查議如臣言不謬擇其尤表著者配享
建文祧廟其餘行各處提學官祀於學宮訪有子孫給

以衣巾世守其烝嘗使鄉里猶指名之曰此其忠臣裔也則所以礪世磨鈍者勝於華衮三錫多矣嗟乎假若魏忠賢事成向來稱功誦德輩求能為方孝孺練子寧諸人者罕矣九原如可作也吾誰與歸皇上赦臣臣生固幸皇上戮臣臣死亦幸矣

楚二社稷臣疏　　李若愚

為社稷之大功未明紀年之史牒不光祈慰忠魂以光信史以正告萬世事臣楚人也楚世傳三閭大夫忠義

寧玉碎毋瓦全寧烈死毋偷生其俗然矣臣竊跡近事則有張居正楊漣其人焜燿相望於數十年間足可並千秋不朽而一以負謗没世一以擊賊隕身臣嘗從里中父老與海内士大夫及仕壬午以前者稱説居正輔神廟十年間事甚確居正死四十餘年莫敢列其功烈今禮臣羅喻義始言之托孤始末具載喻義疏中皇上亦既憐而察之矣若楊漣其社稷諸大功正不在居正下言者祇陳其忠烈慘死狀而未一及其定策勘難始

末是後死者之罪也長安曽誼傳李若愚係楊漣死友一語今朝士咸指臣曰楊漣友矣臣實未與漣友也臣之友陳愚友之陳愚於漣有程嬰杵臼義方困於公車不能言也臣宜代之言何者知漣之深者莫如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皇上已恤漣矣已知漣矣臣復何言但當年一腔熱血未經說明國史野乗所傳異辭漣目不瞑於地下也漣受光宗遺詔猶居正之受穆廟顧命也晏嬰有言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漣之謂

矣嗟乎逆璫謀移社稷矣是欲為操莽所為者也崔呈秀一輩亦非上官子蘭比皇上不見其儼然九錫歟不見其越五等封爵而上之歟不見其布諸腹心大璫於漕運咽喉地歟不遣諸璫遍握兵戶兩當事歟其謀已定於甲子以前其後三王同出九鼎一綫皇上在潛邸若輩不啻舉玉玦以示者三由今思之假設非楊漣二十四罪一疏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祇因有此博浪一椎激發天下忠臣義士氣賊望顧莫支遷延以至數年聖

人一出百靈擁護神器不震鐘紐亡恙是鬼神實不逞於逆璫而假手於漣也漣可不謂社稷臣歟臣更列其兩朝登極時事一數於我皇上前且以告後之秉董狐筆者當神廟不豫光宗不得入侍疾事急矣漣時為給事中率百官問疾請輔臣宿閣中引文彥博訶史志聰故事為例力請入侍夜無輕出光宗諒闇奉遺詔下考選撤奄稅出諸章奏留中者皆漣主之也封后議起天下事岌岌矣漣上疏力爭且請遺詔中首舉冊立漣

又同諸大臣疏乞顧謹内臣奉皇長子居慈慶宫有機在防微事貴慎始一疏今在御府可按也光宗聞奏語太子此汝忠臣特召漣同閣大臣入對詳在庚申實録中是日上目屬漣等者再漣葢簡在帝心矣光宗賓天漣趣閣部大臣伏乾清宫閽人格不令入漣攘臂大詬曰皇帝晏駕太子安在汝曹隔大臣宫外欲何為閽人却漣與諸大臣得入慟哭急請見太子三四始出諸臣呼萬歲漣促閣臣劉一燝韓爌奉熹宗左右手出乾清

宫時内豎尚有大呼小主轉者漣且格且訶之羣臣咋
舌因奉熹宗入慈慶宫冢臣周嘉謨奏殿下天地神人
主朝夕視奠必臣等至方啟行漣指王安曰先帝選擇
使汝須察上飲食動定必以告其不共命國有常刑漣
因自宿宫門外伺察非常五日鬚盡白舉國僉謂漣於
此日功難堪矣移宫一疏千古大義也而奸輩反以為
口實漣亦自是引疾歸矣癸亥起漣内臺漣力引諸正
人滿要津而旁觀者益側目云會逆璫恣横日甚一日

將危社稷漣恐負光宗顧命誓以死報而二十四罪疏入是時漣已義不顧身矣忠賢既殺漣白氣亘天者三日臣考正統間監國廢儲事部郎章綸以死爭之身備五刑沉犴狴數年復辟後陞禮部侍郎綸死特贈禮部尚書謚恭毅全錄其子是時御史鍾同亦以廢儲爭杖死朝廷後錄其二子皆為京朝官漣之功之死不與二臣同皦而贈官且吝一尚書銜即廕一子入監亦僅視三品官老死牖下者例如社稷諸大功何恐亦未愜我

皇上憐恤忠節意也臣為社稷言爾非為一人言也今張居正功已明原贈原謚俱在無事更議矣其諸孫被禍負薪令人酸楚聞其才多可録者合查當年蔭典盡還之猶未足償其社稷功也居正亦可含笑入地矣獨漣大功未明贈恤未稱不嫌續諸臣後一哀訴我皇上前也伏望皇上推憐居正德意將漣始末細賜電察下部照章綸例贈尚書加録其子得比鍾同勿令止與老死牖下者埒則史冊有餘光而忠臣無覆盆矣

拯救水災疏　　歐陽東鳳

惟君之有民猶父之有子相依為命猶元首之有四肢相待而存故一指痛則元首岑岑若弊一子病則父母遑遑靡寧況痛多於一指病瀕於死亡其委頓倉皇之狀不知又當何如也興化一邑僻在海隅視萬里之天閶邈然不相及而以當於一指一子之義諒亦皇上所甚隱也頃者大水困城閭閻騷然十九懼死賴皇上從諸臣之請霈然下蠲賑之詔視他處有加德澤誠渥然

蠲舊逋矣而新租未除寬存留矣而起運如故臣亦知秋災現在勘議皇上非常之恩或有所待顧小民身處湯火以日為歳望皇上拯援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恨不旦暮遇之此何等情狀而尚可以揖讓雍容處之也臣又知江北州邑被水者衆何獨喋喋以自干斧鉞顧他邑或有豊年而興化則永為歉歳他邑猶存高原而興化則盡為洿池他邑僅瘠阡陌而興化則殃及廬舍他邑之水旬日可消而興化則匯為巨浸即令受

水已三月所失遍觀鄉村週遭二百餘里竟成湖海而横目之民悉為魚鼈即有僅存孑遺或移居城頭或借棲佛舍或結葑水面而呌號波濤之中或繫舟樹杪而薫蒸風日之下欲刈草而無草可刈欲罟魚而無魚可罟欲賣兒而誰買其兒欲鬻田而誰受其田有屋者拆屋賣其薪有牛者殺牛賣其骨醫瘡剮肉苟延旦夕今日如此明日何以為策今月如此來月何以為生婦子相泣莫非其命此何等光景尚可以他邑例之也臣即

不肖奉皇上德意院司檄文非不孜孜矻矻救死扶傷
然平糶而所糶者幾何勸借而所借者幾何發稻而所
發者幾何賑粥而所賑者幾何瘡痍何時可復沮洳何
時可遂耕藝何時可興蚕夜思維黔驢之技已竭而凋
瘵無補臣愚以為當此之時惟有官民相安無事則現
在遺黎或可須臾勿致流徙若復追併錢糧則輸納後
期不足為異逃亡接踵不足為憂臣所大恐者綠林赤
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此頻遭饑饉疾疫稅斂

窮困無聊之衆耳萬一東嘯西聚日滋月蔓乃始勞心安集不亦難哉雖聖明在上萬萬無此然而不可不慮也臣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拖欠漕折鳳陽軍餉馬草四司等銀凡一萬五千餘兩以豐年所不供之全税而取盈於大祲之凶歳臣知其必不能也即今漕糧三萬二千八百石有奇無論本色亦無論改折七錢即以五錢計之便當折銀一萬六千兩餘以大州邑所不能當之重賦誅求於彈丸之窮邑臣又知其必不能也昔堯

舜之世洪水已平而究賦猶寛以十有三載文景之朝
方成殷富而屢詔除田租之半我皇上仁聖當御節愛
為心髙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屑文景之盛而今天下之
有一興化即唐虞之時之有一究也臣愚以為運餉馬
草四司鳳陽等銀無論舊逋新租存留起運凡未完者
似當盡行蠲免其漕折銀兩雖不可盡蠲亦當寛假三
五年之後俟瘡痍已起或值豊收始盡力帶徵不然則
有隆慶二三年抵借事例可援是在司國計者一查議

之耳或謂踰停過侈恐他州邑援例以請不知乾坤之間四海之內水患連仍如興化者寧有幾處而孰敢安意援請也且興化非獨苦水也又苦糧重夫揚州一府為州縣者十而興化特居其一是疆域之大小不侔也一府凡七百餘里而興化僅六十二里是户口之殷耗不侔也一府共田一十三萬三千三百餘頃而興化僅二萬餘頃是田地之多寡不侔也九州縣俱處上游而興化獨居釜底是等則之上下不侔也使則壤而賦則

民猶可支乃概府陞科每頃不過六斗而興化獨至二石二斗縣府額糧不過六斗而興化獨至二石二斗縣府額糧不過二十萬六千石有零而興化則五萬二千石而餘概府漕米不過九萬七千石有零而興化則三萬二千而餘是總論額稅則居一府四之一專論漕糧則居一府三之一矣巨屨與小屨同價麻縷與絲絮共論然且不可今反倒行而倍取之欲民勿困得乎先是今督撫李尹興化時目擊民艱具奏均攤併請抵換不

意牽於成法竟爾寢閣斯民陽九百六之運抑何戹也
臣今就中酌量議均攤則開紛擾之門議抵換則滋聚
訟之端不得已而求黄葉止啼之一術則惟有歸復協
濟而已蓋興化僻處一隅雖免迎送夫馬之苦然而錢
糧偏重則其苦已十倍於江儀高寶等處不翅相當而
已乃復派協濟各驛館水夫等銀一千四百餘兩是本
縣無衝要之名而有衝要之實然則本縣偏重之糧其
誰協濟之臣愚以為協濟各驛銀兩宜盡免派協濟江

儀者即派於江儀協濟高寶者即派於高寶以各州縣應徵之銀還之各州縣此不過與各州縣求其平非欲興化獨享其逸於理甚順於情甚安固今日所當急議者也至於宣洩水患則石䃮口為趨海之間而旁邑不無復阻之計芒稻河為入江之路亦有成議而當事難為無米之炊闔邑士民引領茲舉有如饑渴何可不速為議處而使斯民紛紛呶呶竟無虛日急急遑遑終無生望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欲默不能者也夫臣賤有司

也越分妄言自知無所逃刑顧撫任一方之寄為一方請命於皇上臣受一邑之寄為一邑請命於皇上位有高下忠無兩心伏乞皇上俯念垂亡赤子勅下該部破格勘議仍乞正臣位卑言事之罪即加誅戮如一螻蟻無足顧惜若棄怨臣言而不一省憂則亦民之命也臣又何言而民又將誰望耶臣冒干天威不勝望闕叩禱戰慄悚惶之至

直陳朝政疏　楊一鵬

為聖主獨任焦勞人心渾如醉夢臣昧死一言以勵世風以明臣誼事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義之所在無可逃也今戎馬在郊皇上之憂勞極矣而中原臣子泄泄成風懋賞空懸奇功未奏臣遇感賜環可悠悠任運默無一言乎臣思祖宗朝尊賢養士近三百年天下如此其大古稱不借才於異代豈至今而有君無臣則以忠義摧折人心化為異物其所由來者漸矣臣敢一一為皇上陳之文皇帝靖難之師天命固有所歸遜國固

未有失德也懿文太子高皇帝之嫡儲文皇帝之兄也當復建文年號以為懿文太子後此國家興亡繼絶之義諸臣盡忠於建文即盡忠於太祖而屠戮太慘姚廣孝有言江南有秀才方孝孺即不可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則讀書無種子矣今孝孺之禁未開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從來公論無二百年不定者臣以為遜國諸臣可加訪問或録用子孫或建立祠廟彰國家表閭封墓之仁景帝監國之初于謙功在社稷後誣以謀立襄藩

棄之東市臣每念及謙勲著本朝而本朝報之如此其薄雖卹謚有加猶不足償忠魂之萬一遺簪故履朝廷能恝乎神宗初年故相張居正輔佐君德未雨綢繆勤勞有加矣而論者以攬權太甚嫉妬其功試問萬歷初年主少國疑之時有能托孤寄命如居正者乎逆璫魏忠賢盜弄國柄藩王尚有頌厰臣功德建坊立祠者楊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疏二十四大罪高岡鳴鳳而受禍最酷左光斗高攀龍周宗建等數十臣相繼非命

今皇上神武逆案固已欽定矣然自元惡外其餘用法失出何者若輩附會權璫始以忠臣之性命博逆黨之功名今復以逆黨之功名抵忠臣之性命此亦人心之鬱鬱不平者也此數事係國家大體關本朝元氣唐陸贄草奉天以後諸詔介胄投戈諸道感泣臣以為宜下詔引咎厚惟蓋之恩矣且正誣罔之律使天下曉然知臣子功在社稷久而彌光是培養人材鼓舞人心之大機也至今日急著則又積習宜破也一科道官不可太

重也科道之設所以廣言路也今則道路之口皆以上
聞一挂彈章雖用兵如韓白卓異如龔黄公忠如周召
束手聽勘矣夫言事易任事難臣顧無以議論撓諸臣
之成也一武臣不可偏輕也太祖開國徐常武人皆位
極人臣今則總兵元戎士大夫皆薄而不齒奔走恐後
於文臣之前何以作其死綏勘亂之氣乎一門戶不可
私立也食君之禄同為公家之臣同職公家之事則其
事非一家所議諸臣當平心和氣以事一人無故而分

門別戶精神不以禦外侮意氣專以角內釁范文子有言臣不才但願二三子輯睦以事吾君此正臣今日之願也臣被逆璫罷斥今始見天日感激上言觸犯忌諱惟聖主採擇

摘陳初政疏　朱炳如

為摘陳初政關係治理之漸以備采擇事竊聞忠臣之愛君必防其漸漸者其幾隱其端微其事若不足介意而深足為隱憂況君心之敬怠行政之得失用人之當

否皆因之臣竊緦緦過計為皇上陳馬如大學士高拱在先帝朝中外莫不知其陰險既經南北言官十三疏論列具有指摘實跡非偶一風聞者比而左都御史王廷又備言其恣肆之狀尤為可據去邪無疑陛下當斷然行之矣乃猶豫未決不即罷斥偶因御史王嘉言設喻之詞誤中聖意專差行人護送馳驛回籍更優以銀幣之賜臣恐大臣罔上行私不復顧忌凡可以自遂其私何不可為此大臣奸欺無忌之漸不可不防也又如

大學士徐階在先帝朝中外莫不稱為忠勤廉慎昔嚴嵩柄政多年縉紳皆貪婪公行鑽刺無恥及階代為首輔躬率百僚以禮義廉恥之行中外之臣欲望門多投一刺恐為階鄙一時海內稱慶以正人柄用社稷蒼生之福乃有異常憸邪如齊康者朋奸助惡肆横詆毀忍以納賄誣階此皆高拱手授齊康康欲取悦於拱以為他日之地故不度常理依様謄寫有臣如此黨邪害正關係治道匪輕陛下不即重究止薄示降用復冒寧遠

縣丞之官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今階四乞歸休荷陛下眷留但恐心既不安終不能從容密勿如昔之處大事決大疑而直以天下事為已任矣萬一階決於去而陛下嗣服之初誰與共理康之罪不可一日姑息亟當罷斥以從中外臣民公惡之心此言官黨惡無忌之漸不可不防也又御史陳守節疏乞聖明慎舉動以重宗社事奉旨罰俸二月夫守節懷忠懇之心中間詞涉過激事未的確偶出於傳聞之誤陛下當亮其無他姑假

溫詞以優容之以作其蹇蹇匪躬之志而顧示以罰恐諸臣聞之而解體也又若户部主事季齊芳於陛下登極之日有重名器慎初政以圖極治之請令覽其疏言多可采未幾部院考察偶在降調之列臣素不識齊芳一面未悉其平日為何如人誠如監察御史李文續所論可槩知其輕率據其平日而公擬之則可但四海之遠萬民之衆先聞齊芳首有此疏俄報齊芳降調外任皆不知為部院考察其平日而止疑其進言之迹皆曰

齊芳因首疏而被斥矣此當曲處以釋羣疑以全大體者也斯又言路阻抑之漸不可不防也如果臣言不妄乞於高拱明示擯斥無更猶豫於齊康仍加罷革勿更姑息於陳守節稍易其嚴切罰戒之旨以安言官於季齊芳乞勅下吏部或召還原職或量賜遷轉以釋遐方淺見之疑至於陳以勤未入内閣先陳十事皆有禆於君德關係政體當命中書官大書一帙置諸座右時復細閱有一事未當聖意即召以勤面問使之敷陳務得

肯綮至於臺省諸臣章疏即命輔臣會同商確摘其最關君德政體者總若干條刪去浮詞提出緊要事實大書一帙置之座右時亦細閱有一事未當聖意則召臺省諸臣面問之使之據誠盡言庶陛下之樂取羣言可為初政之大助而諸臣之條列忠欵不為無補之空言矣

請協勦流寇疏　　楊嗣昌

臣竊計圖賊之法請布十面之網使賊不至縱逸則功

可以立成其法當以陜西河南湖廣鳳陽為四正面此四撫責之分任勦而專任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為六隅面此六撫責之時分防而時協勦賊在陜西則陜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山西各撫張六面而總理入關與總督合勦賊在河南則湖廣鳳陽應天山西山東河南各撫張六面而總督出關與總理會勦賊在湖廣則湖廣河南陜西四川應天鳳陽江西七撫張七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楚會勦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

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各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勦却用總督總理為隨賊所向耑任勦殺之官請遣户部侍郎專理勦餉現在勦賊總兵查有不堪者亟應罷斥其餘分隸督理二臣勿與廵撫互相掣肘廵撫所轄兵馬責其自於行間選忠勇善戰都司守備等官領之俾其前顧功名進取之途甚遠後顧軍法逗遛之罪難逃有賊地方守令文吏規避曠官請勅各該撫按確舉長才果堪綏撫吾民即司府首領州縣佐貳咸可

拔之正印倘能治兵討賊則府正佐貳州縣正印便可超遷監司早行甄别勞績最著軍中必不可無則優加職級勞多功少軍中不關緊要則與循序别遷毋一槩坐待事平人人化為暮氣將士以久而成狎威惠以久而兩窮至於文武將吏能奏奇捷請勿待勘而先給銀帑之賞行伍壯夫能斬賊渠請不待敘而立授百戶鎮撫之職遇有失事而其人可用文吏則住俸戴罪而程後効武帥則充為事官而責立功如不可用文吏則請

罷斥逮繫武帥則請立行軍法一或陣亡則請不待勘

而立加卹廕祭祠如是則功罪分明人人思奮矣

湖廣通志卷九十二